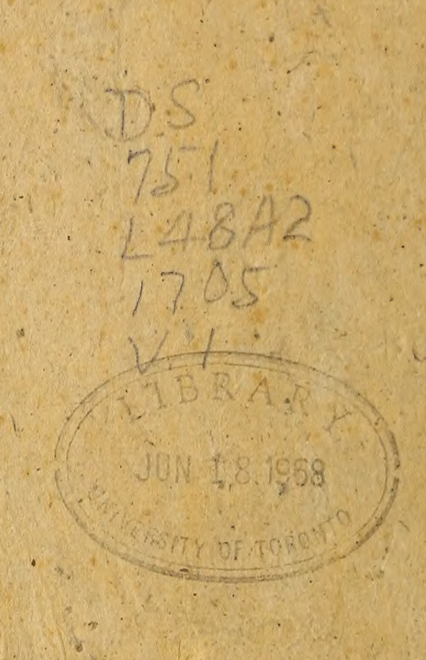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

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
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
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
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
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
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

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

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
言。冀有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
官以去。而間不七季。虜騎遂薄
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
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
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

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彊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

得志再來之不可以不憂。則讒
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
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
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
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
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

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

典。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復以終其身。蓋旣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艸得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

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
季。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
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
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
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
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

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

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
不共戴天之仇。夫豈使王業偏
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
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
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
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

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嗚呼痛哉。㫺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香滯於斯者耶。雖然、今天

子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得備清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

於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閣朱熹、謹撰、

宋太師李忠定公、事徽、欽、高、宗、三朝、氣節勳名、先照史冊、其愛君憂國、惓惓章奏、前後數百萬言、天下重其人、因重其文、而全集藏在内府、世罕得見、明萬曆間、綏安李皞如先生、官郎署、始

獲請抄曰梁谿集、蓋公先代爲
無錫人、自其五世祖來居邵武、
公自號梁谿、即以名集、志不忘
本也、皞如先生、崇尚前烈、表章
散軼、俾傳諸後世、必曰李氏之
書、此先生志也、嗣是邵武郡守

黃岡李君之用、從先生令子、借抄別刻郡署、紙幅不甚寬廣、又轉寫之誤、魚成魯、虛成虎、往往有之、今版已失若干頁、字寖漫滅不可辨、惟綏安刻本、雖疊罹兵火、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殆有

神物爲之護持歟、邑髙才生李
子榮芳、篤學嗜古、雅擅能文名、
推衍先澤、見是書多有殘缺、鈎
稽縷訂、參互串弗、不遺餘力、損
衣食之費、購歟刷善手、一一補
葺、復成全書、以紹家學、以貽世

實、亦猶皡如先生之志也、不且
爲忠定公功臣哉、夫惟仙李蟠
根、枝暢條茂、徧於名區、李子出
其夙蘊、蚤致通顯、大展厥志、將
來尊主庇民、卓然有所建樹、顯
忠定公之文如其人、余實望焉、

至於公之文、經綸天地、維紀世道、錯綜事變、所以垂之不朽者、自與日星河嶽、相爲映發、非末學淺識之所能贊頌也已、

康熙乙酉七月既望、溧陽魏麐徵謹譔、

選例四則

集曷為而選乎、曰、不得已也、其不得已者何、懼其欲存而不能概存也、故汰之、汰而後可捷舉而存也、匪汰、則舉惡乎捷、匪汰、則存惡乎久、是其迫於使汰者、乃其巧於使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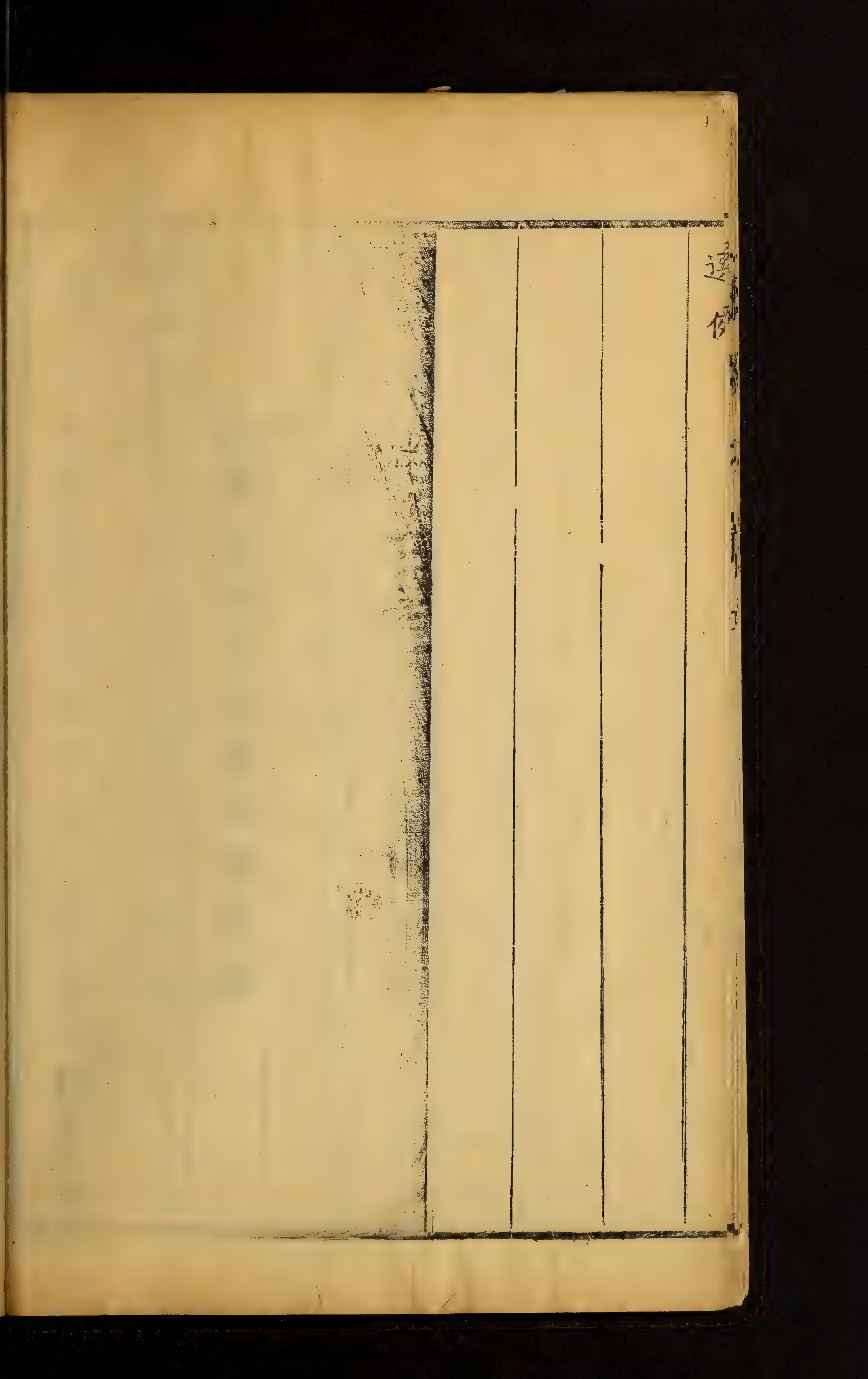
選曷為而首奏議、曰、公之實用存焉、間綴評語、則二三子之志也、謂標之於目、而全集可書解矣、正集不評者何、曰、懼專也、然則何以不選制

詞、曰、非所急也、且貲亦有所限焉、
茲選也、其盡忠定矣乎、曰、否、予何足盡忠定、目
域焉、代曠焉、兵祟焉、其知者、有易傳二十二卷、
論語詳說十卷、共和迄五季天地五行之變百
餘卷、皆不傳、矧又有所不知、予何足盡忠定、然
忠定之與予目接者、則盡於此、
公往矣而勲爛焉、勲往矣而文傳焉、公之精誠
不泯、文惡乎泯、公聚族於邵、生長於邵、投老於

福、殘塋於福、福宜有遺文焉、續而廣其傳、是在

福之人士、

息軒居士李嗣玄又玄甫識



較訂姓氏

魏麟徵魯亭

張濤金陽

施五采爾康

嚴德泳蒼任

甘國嵋 聖基

程尹起 伊人

劉獻 孚靖

柯宜椿 任章

官莊 則敬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目録上

第二卷

第三卷
奏議

第四卷

奏議

奏議

第七卷

奏議

第八卷
奏議

第九卷
奏議

第十一卷
奏議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奏議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目錄下

卷之一

詔 國書附

卷之二
書

卷之六

書

書

啓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記

卷之十

論

卷之十一
論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五

題跋

賦

含咲花賦

梅花賦

詩

赴沙陽謫所作

松江第四橋

雜興

䕯賈

田家

嘉禾道中遇夏侯子陽

初到臨平見山

兠擔石

學堂巖

船塲嵒

鷄窠嵒

仙機嵒

折筍嵒

仙竹

泛舟至睎真館遇雪

訪李道士

記舊夢有序

戒酒

嵒桂

志宏送嵒桂并惠長篇求予賦詩次韻荅之

寄内

戲成短歌從志宏求芍藥

志宏供芍藥且以詩來再賦前韻

子美

太白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

凝翠閣晚遊泛碧齋

卷之十八

詩

江行池陽至銅陵

銅陵阻風

題護法寺瑛老默堂

自銅陵行四十里風復作泊江北岸地名散

潭屬淮南

夜坐

次韵和淵明形影神三首

雙凫

次韵茂載海陵寓居有感三首

贈虞公明察院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詩

去筆墨畦徑意態如生精妙入神伏觀歎
息感慨因賦詩以賛揚宸翰且敘小臣悽
憤之情云
摘髩間白髮有感
冬日閒居遣興六首
食橘
得報以謫降官不許同處一州自鄂渚移居
澧陽有感

卷之二十一
詩在湖外及謫海外作

象州道中

伏讀三月六日内禪詔書及傳將士捞檄慨

王室之艱危憫生靈之塗炭悼前策之不

從恨奸回之誤國感憤有作聊以述懷

含笑花

荔枝

恭聞詔書褒悼陳少陽賜官與一子恩澤賜

緡錢五十萬感涕而賦

次地角場以瘴癘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攝

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卽吉夜半乘

潮解桴星月燦然平旦已達瓊管東坡謂
斯遊奇絕冠平生非虛語也
南渡次瓊管江山風物不殊民居皆在檳榔
木間黎人出市交易蠻衣椎髻語音兠離
不可曉也因詢萬安相去猶五百里僻陋
尤甚黃茅中艸屋二百餘家資生之具一
切無有道繇生黎山洞往往剽刼行者必
自文昌縣泛海得便風三日可達艱難至
此不無慨然賦此紀土風志懷抱也
次瓊管後三日忽奉德音恩許自便感㴑之

餘賦詩見志

北歸晝渡海風便波平尤覺奇絶

雷廟讀丁晉公所作碑

謁寇忠愍祠堂

立春日龍化道中得家問諸弟已挈家渡浙江如劍川又聞江西頗有羣盜嘯聚遂决意繇五羊趨循惠泝湖陽假道閩中以歸時十二月十九日

久不飲酒春日得家問喜甚與宗之對酌詞

馬驛中連飲數觥徑醉醉中和東坡醉題

蕭懋德秀才自臨江遣人致書海上遇於歸
途賦詩寄之

罪謫海上中州親故罕通問獨虞君祖道相
從湖海逾年北歸同途次容南賦詩識別

宿都嶠山靈景寺

潯守李矦以所蓄法書十軸相示題卷末

清明日得家書

三月二十三日德音至容南恭聞駐蹕浙東
王師屢捷虜騎遠遁是日得諸季書挈家
寓饒之德興幸免驚擾欣忭之餘輙成口

號

四月六日離容南陸行趨藤山路崎嶇然夾

道皆松陰山崦田家景物似閩中殊可喜

也賦古風一篇

江行即事

自晉康順流六十里有山巉然臨江下有岩

洞可容千人軒豁平坦景極幽邃石罅間

滴泉厥味甘洌因目之曰玉乳岩賦詩以

紀其事

江上晚景

蚊

端石硯

望白水山次合江樓韵

泛舟循惠間山水清絶遂成口號

夜霽天象明潤仰覩有感成一百韵時歲在斗熒惑在氐微甚辰鎮陵犯于翼軫間夜半斗杓轉占帝座未明台星尚拆去

早行

通衢驛夜坐有感

詩 北還道中及抵泰寧後避地長樂作

次沙陽留題寓軒

留題凝翠閣

追次東坡和欝林王守韵

次韵周元仲見寄

遊鼓山靈源洞次周元仲韵

季夏之初自安國遷南臺天寧寺依南山而面北暑氣尤盛暇日望山頂松林欝然意必有異因穴垣鑿磴以造其上形勢坦平風日清美四顧山巒環合江潮往來景物不可模狀月出林表清光更多夜久闃寥

次衡州

馬友餘黨步諒等以二萬衆自江西寇湖南破醴陵攸縣屯於衡山縣界得報卽走衡陽率師次衡山遣兵將夜渡江晨叩其壘賊出不意悉解以降放散驅擄老弱外得精兵七千人分隸諸將漫成口號

初八潭州

余行次衡陽彈壓曹炭七萬餘人出湖南境移師衡山降步諒二萬衆旣入長沙次日卽遣師降王進三千人於湘鄉縣七星寨

復破王俊三千八于邵州其餘羣盜以次
討定凡五萬餘選擇精鋭得萬二千人分
隸諸將境内遂安流移歸業亟上章復丐
宮祠未報聞聞有旨廢宣撫司及以言者
罷去有感
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余得
唐嗣曹王皐遺制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
三層挾以車輪鼓蹈而前駛于陣馬募水
車三千人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臨清
湘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

絶句以誌之

初去長沙有感

自長沙至醴陵道中田皆墾闢道旁有築室

而居者

自水口泚舟如長樂

周元仲來自湖外傳示嵇老贈東林珪三友

篇讀之慨然因次其韵

附許嵇老三友篇

西軒小池荷花盛開與賔客酌酒其上以荷

爲杯引滿徑醉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建炎進退志下之下

右忠定公奏議十五卷、詩文集二十九卷、前明萬曆戊戌進士李皥如先生、從中秘鈔出携歸、擬欲刊布未果、其子又玄、繼成厥志、鏤版藏家、洊經兵燹、原版殘失過半、又玄、冢孫克念、出贄於廖若采先生、盡輦其版、藏於婦翁家、廖先生故予先君執友、雅器重予、因得時嘗過從、間指架上殘梨藷棗曰、此李氏兩世精神也、輙太息久之、歲庚辰、先生疾篤、予蹌踉走視至、則先生猶強坐起榻上、執予手曰、八十餘生、自分死久矣、然彌留不去者、以待子也、吾嘗手散千金、顧

忠定公集爲未了公案、若付託不得人、目且不瞑、表彰之任、是在吾子、言訖、老淚長流、予泣而許之、嗣是予下帷山中、户外事一切謝絶、獨兹事未能去於懷、前後凡購得三集、其一得諸吳子聚和、闕奏議二册、最後得二集於朱子爾則、其一集闕二册、其一集闕四册、合三集乃成全書、今春杪、科試抵樵、請於學憲沈公、　䢺伯魏公、暨諸　當道、咸可其請、又得一二同志佽助、始募工繕寫、次第補綴、三閲月而工竣、較對無訛、完好如舊、惜廖先生不及見也、嗚呼、賢臣君子、其勳業彪炳史册、其姓字昭垂天壤、其文章

自有鬼神呵護存於刼灰之餘不可得而澌滅者然

則是舉也非徒成克念先人之志不負廖先生之託

也忠定公之靈實式凴之集成因附錄其大畧如此

康熙四十四年七月朔綏安宗後學李榮芳識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首之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傳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宋史本傳

計字六千壹伯四十七个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

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内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心。欲以

劄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自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

知人哉

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衛且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梲綱曰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梲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不

措一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

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

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
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
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
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
命、踴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
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
上皇帝還京、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
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
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
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

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每得詰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請宣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寖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

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

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河北

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主

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趣綱、見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奏

曰、臣愚戇、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詆、帝爲罷顏岐、與祠、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黜爲知州、綱猶力辭、上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

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
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
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
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
幵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伏節死
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
其請。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
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
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

中興第一經濟

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內銷盜賊
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
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
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
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
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
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朝廷永無北

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綱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

論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

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
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
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亮、臣
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
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
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
議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
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
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嫌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

論僭逆、附僞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爲相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原盜賊蠭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

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遁師、詔問羣臣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遁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彊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遁。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

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
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旣
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
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
爲東南屏蔽。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
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
失機會。則逆臣可誅。彊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
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
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
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

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刱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廵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心未甞一日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願爲内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開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

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懾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

不過航海而止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
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二十
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
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侮萬
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侮而
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
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爲
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

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彊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陳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酈瓊事引咎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已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人情動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埸未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又爲兵端以爲權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
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
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
湔祓畀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陛下以一人譽
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
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
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
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
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

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為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輒黜遂使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為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敵復讎為己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誘所謂狐埋而

狐猾之豈與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爲白于朝非忠誠所動焉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耶